

校园轻小说

列仙叙异

精品

龙鹊篇

翩竹著

校园轻小说

列仙叙异

龙
鹊
篇

翩竹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列仙叙异:龙鹊篇/翩竹著.—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1

(校园轻小说)

ISBN 978-7-5324-9202-2

I. ①列... II. ①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44897号



校园轻小说

列仙叙异(龙鹊篇)

翩竹 著

翩竹 图

刘林林 封面彩图

钱黎 装帧

责任编辑 汪援越 美术编辑 钱黎

责任校对 陶立新 技术编辑 胡厚源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 字数 224 千字

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4-9202-2/I·3511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白莺



归海鑒



烈裔



公輸班



涂山白氏



姑获



蛟妾



宁封子





目录

第一章 血杜鹃 / 001

第二章 归海鲎 / 059

第三章 巫蛊毒 / 089

第四章 水龙吟 / 129

第五章 力珠传 / 195

第六章 太昊墟 / 247

第七章 锁逆鳞 / 297

番外篇 栀子香 / 347

附：《列仙叙异》大事纪年 / 376



列仙叙异 龙鹊篇

第一章 血杜鹃

第一章 血杜鹃

序

将雨的傍晚,天空呈现出灼烈欲燃的浓重云色,空气沉滞得几乎令人窒息。原本碧水青山的美景,不知为何现在看来,却有了几分不祥的感觉。

一丝冷风,将满山篁竹吹得沙沙作响。一只杜鹃鸟停歇在瑟瑟颤抖的竹枝上,望着竹林外几座相连的瓦房,迭声啼叫着。

瓦房的门“吱呀”一声打开,一名黑衣女子从中走出,外面的冷风似乎使她浑身一哆嗦,手中的长剑落了地。这把铸刻了无数符咒、用妖魔之血淬成的宝剑震颤了几下横在地上,发出悠扬的剑鸣。

女子神情木然地向前走着,所经过的土路留下点点鲜血,乍一看仿佛初夏里漫山遍野盛放的杜鹃花。女子走到竹林边缘,忽然俯下身干呕起来,一张被血污染的素面泪水涟涟。



竹林里的杜鹃鸟受惊一般不停叫着，声音听起来宛若人语：“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而就在此刻，瓦房内有人发出最后一声痛苦的呻吟，终于断了气。

过了许久，房门再度吱呀一声被推开，从中爬出一个轮廓模糊的人影，在身后夕阳的映照下，发出像野兽一样浑厚的咕噜声。

黑衣女子闻声回眸，踉跄着站起来，迎上去拥抱住那个爬行的人影。黑影在她怀里蜷成一团，像刚刚狩猎完毕的猛兽般垂下头颅，贪婪地舔着满是鲜血的双手。

“回来了……你回来了就好。”女子怀抱黑影人，声音哽咽，“放心吧，他已经死了，从今以后再没有人能把你从我身边夺走！我们走吧，离开这里……一切都重新开始！我的……云虬……”

雨在此刻落下，霎时化为一张大幕，将世界蒙在它惨淡的灰色背景之后。满地的血迹连成一条条红色的溪流，黑影人抬起头颅，仰天发出一声凄厉的嚎叫。

而远山的竹林里，杜鹃鸟仍仿佛诅咒一般，一刻不休地啼叫着……

壹 夜市

“五岳镇宅符一十二张、八威五胜符四张、五雷正法符二十七张、灵宝五符三套……”某条灯火阑珊的僻静街道内，一对少年少女并肩慢步走着。借着昏暗的路灯，依稀可辨少年那一头几经奢华的浅金色的短发，修长的手指正在快速清点着手中的一叠黄纸。

“一共制符九十三张没错，按照现在‘业内’的行情，价格怎么说都得在五位数左右。”少年清点完手中的符箓，整理好交还给身旁的少女，“虽说不是什么危险的差事，不过在这么短时间内要求制作如此数量的灵符，也算是桩稀罕的买卖……喂，莺，你没事吧？”

“怎么可能没事？赶工还撞上月考，我都整整两天两夜没合眼了！要不是为了某个异次元胃袋，我用得着这么辛苦么？”被称为“莺”的少女接过符箓小心包好，没好气地回应一句。时值四月，即使是夜晚，这座南方城市的空气中也已浸透了春天特有的温暖潮湿。可是少女的右手上却还戴着一只不合时宜的黑手套，配上两枚大大的熊猫眼和白净面庞，倒是颇有些“国宝”的味道。

“嗯呢嗯呢，感谢仁慈的主人给予的每日三餐。”见少女气色不佳，被冠以“异次元胃袋”的少年连忙赔笑辩解，“可是吃得多



也不能全怪我啊,如果订立的是正式契约,即使你是‘灵穴’的持有者,也不见得能够长期负担应龙的灵力消耗啊。”

“我生气的不是这个!”一想到今天上午的月考自己不得不按时完成两人份的答卷,并且将其中一份填上对方的名字偷偷交给属神传达,才能堪堪避免白卷情况的发生,名为“白莺”的少女便气不打一处来,“吃得多也就算了,可是能不能给我一头有点常识的属神?至少不要给我添这么多额外的麻烦啊!”

“欸?主人您这是要把我像弃犬一样丢掉么?”少年闻言,忽然做出一副泫然欲泣的夸张表情,“太过分了!你也不想想每次有危险时是谁舍身保护你?也不想想多少个寂寞难耐的夜晚是谁在默默为你守候……如今你居然因为嫌麻烦就想把你家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载的鑒亲亲甩掉!呜,我的人生真是太悲惨了……”

“收声!”面对少年出类拔萃的吐槽功力,白莺只得握了握拳头,抛出杀手锏,“不然我罚你下周顿顿都只许吃馒头青菜!”

夜色朦胧的街道立刻恢复了平静,路灯引出一片昏黄的灯雾,拖长了两人的影子,也引来黑夜里无数盲目的飞蛾。

俗话说得好,人不可貌相。

白莺,十七岁,看似平凡的高中二年级学生,父母早逝,目前和一名“仆人”共同生活在母亲留下的故居里。除了右手上长年不脱的手套和一枚式样古怪的鑒金镯子外,她与其他同龄女孩

看起来并没什么区别。当然,前提是忽略她身边某个如影随形的“护花使者”。

归海鏊,外表年龄同为十七岁左右,每次出门都能吸引不少异性眼球的稀世美少年。但倘若见过他的真身,估计吓跑的人数应该比引来的有过之无不及。

归海鏊是白莺的属神——所谓的属神,就是指与人类订立血盟确定主仆关系的妖魔与灵兽。换句话说,这位美少年从本质来讲根本不算人类。

而白莺,则是他的饲主,也是业内公认的天才阴阳师。

说到阴阳师,大多数人脑海里浮现的都是一副看相打卦求神问卜的算命瞎子形象。

错!事实上,阴阳学在中国历史上曾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在三教九流中拥有一席之地,且其中包含的天文学、医药学、化学、地理学、自然学、辩证主义哲学、理学等知识更是渗入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古今中外无论是儒家的董仲舒、道家的老庄、墨家的墨翟,还是近代丹麦物理学家玻尔、二进制创始人莱布尼兹,都曾从阴阳五行中获益匪浅。

想当年阴阳学一代宗师邹衍周游列国讲学时,那可谓是万人空巷妇孺皆知。梁惠王以国礼到郊外迎宾,燕昭王亲自拿着扫帚于前清路……换到如今绝对是个易中天式的全民偶像,比孔子困于陈蔡差点饿死强到不知哪里去了!只是风水轮流转,而今



孔仲尼高居世界文化名人榜,阴阳师却渐渐退居幕后,成为了古代神秘理学文化甚至传说的代名词,而在公元六世纪由唐王朝引入阴阳术的邻邦日本,倒是打起了影视动漫业包装的招牌。

那么,倘若拨开重重误读与偏见的迷雾,隐匿于芸芸众生那真正的现代阴阳家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一副光景呢?

白莺与归海鏐所要前往的,正是这样一个藏于都市角落的阴阳师秘密聚集地。

两人又拐过一条小路,在一栋二层楼房前停了下来。正门已锁,白莺带着鏐驾轻就熟地从角门一路向下,来到地下一层的入口登记处——这栋不起眼的建筑白天是个民间古玩交流市场,生意并不兴隆。但到了夜晚,这座建筑的地下层便有了截然不同的用途:它是这座城市内所有阴阳师经常光顾聚集的专用“市场”之一。地下一层主营情报收集与任务委托,地下二层则是各种阴阳法器乃至属神妖魔的交易场所。

“劳驾,我是三天前接下天玑档甲寅号任务的阴阳师,请问我的雇主到了没有?”白莺向入口处负责登记的老妪自报来意。老妪翻了翻手中的一册登记簿,简明扼要地回答:“没有,里面等。”

白莺努了努嘴,穿过一间间大门紧闭的会谈室,走向一旁的休息区找了两个空位坐下。阴阳师之间,偶尔会互相分派一些“任务”:当能力较弱或有所偏科的阴阳师接到自己力所不能及

的工作时,往往会在这里发布消息雇佣一些较强的阴阳师,双方共同合作完成任务后再行分账。久而久之,也出现了完全不进行实战,只负责接收任务信息下派的“中间人”。任务形式也从最初的合伙祛邪发展到制符寻物退魔降妖等等多种方面。

白莺所在的这家“市场”以难易程度不同为基准,将所有任务以北斗七星的星名命名,分为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七档,每档又分为一个甲子即六十号任务。其中摇光档最易,往往可供选择的任务较多,价钱也比较低。越往上则任务越困难,天枢天璇天玑三档甚至常有需以命相搏的危险使命。但相对的,回报也远高于其余四档。此番白莺接下的,正是仅次于天枢、天璇的天玑级别任务。

“我说,假如开销不够,向你那白姨要求增加生活费不就行了?”在枯等了半个多小时后,璩终于忍不住口吐怨言,“从她经营的‘子不语堂’就可以看出来,白夫人从来就不是缺钱使唤的人物。不过是每月增加几百零用钱,对她来说也不是什么为难的事啊。”

“不要!白姨已经资助我整整六年了,不可以再加重她的负担。况且原本就没有血缘关系,只是母亲的故交却照顾我六年之久,你叫我怎么有脸开口要钱?”少女嘟着嘴一脸倔强,“只是多等一会而已,反正不是什么困难的工作,我也要学会尽快自食其力,不能再继续麻烦白姨了。”

“白莺。”走廊尽头忽然传来一声低唤,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白莺闻声转过头去，只见两名男子正从一间会谈室内走出。走在前头一个约摸四十岁，却有一头与年龄不符的灰白发色，脸型瘦削，表情肃穆，一身银灰色西装妥帖地包裹着他瘦而挺拔的身体，给人一种名剑入鞘般寒光不露的感觉。跟在他身后的男子背脊微驼，怕冷似的披着一件黑色长风衣，宽檐礼帽几乎盖住了半张面孔，看不清是怎样的长相。

“师父！”待看清前者的样子，白莺一下从座椅上弹起来，迎上两人招呼道，“您怎么也在这里？”

“替你公输师伯收集点情报。”灰发男子的面孔在吊灯下显得雕塑一般冷漠。身后的黑衣男子见状，朝对方点了点头示意别过，便很快消失于楼梯转角。灰发男子将两个孩子引进先前的会谈室，关门问道：“这么晚了，你们在这里做什么？我应该警告过你们，如今‘应龙堂’那边可一直没放松过追踪你的右手。”

“我知道，所以带了鑒一起出来啊。”已经习惯了男子面无表情地关心，白莺故作轻松，将话题遮掩开去，“今天只是在这里约定了交易灵符而已，等买主一到，我们马上就会回去的。”

“灵符？买主？”

“嗯，三天前有人在这里发布消息请人代为制作符篆，投在天玑档甲寅号，正好我也想挣点外快，就接下来了……”察觉到师父的眉头瞬间一紧，白莺几乎反射性地一下坐正，降低声音道，“师父……我这么做，应该没有什么不妥吧？”

“符拿来我看。”男子不由分说，从女孩手中接过厚厚一摞符

纸,略一翻动,不禁皱眉。

制符类的任务被排上天玑档,这在业内本就属于不寻常。而仔细查看了这些灵符之后,男子心中的疑窦更为加深——这些灵符,无一例外都是需要注入大量灵力的上级符。

一般阴阳师所需的符篆皆为自制,由于符的作用和效果有很大部分取决于制作者的灵力强弱,因此一些较弱的阴阳师也会出资代请高手制作,这在业内也并非什么稀罕之举。只是在短时间内,需要赶制出如此数量上级灵符的天玑档任务,却实属罕见。

“师父?”望着一脸凝重的男子,少女不禁惴惴开口,“您怎么了?我做的符……难道有什么问题么?”

“……没有。自己小心些,交易结束就赶紧回去吧。”男子将符交还给少女,刚想起身又仿佛想到了什么,用手指汇聚灵力,在女孩右手的手套和镯子上画了些符号,“我还要去你师伯那里走一趟,所以先行一步。他的事务所离这里不远,如果遇到什么情况,记得我教你的方法。”

“嗯,师父放心,好歹我也是您的徒儿,强将手下无弱兵不是?”白莺绽开一个自信的微笑,一边上前一步打开了会谈室的门,“而且,我也算是拥有应龙的毕业阴阳师了啊,师父您就赶紧找师伯谈正事去吧!”

见徒弟一脸“大叔你好烦赶快走人”的表情,灰发男子没再说什么,摆了摆手便离开了会谈室。等走出地下市场,一股冷风